垦王

◆王德新

鲁中新泰，南去五十里，有个山清水秀的村庄，叫郗家峪。每逢节假日常有城里人慕名而来，一则欣赏风景，二则享受一杯清茶，三则见识传奇人物王传礼大叔。

72岁，挑着上百斤的担子爬山，这就是王传礼的体魄，他垦荒，挑水，担粪，栽树，这种高强度劳动，已经坚持了20多年。

沿着王传礼踏出来的小路向瓢子头峪攀登。到达半山腰老王的石屋前时，游人已大汗淋漓，气喘吁吁地说不出话来。真难以想象王传礼是怎样把一担担水和粪挑上山来，又把一块块石头背下山去的。

王传礼的家，早就安到了半山腰。他承包的3个山峪，一个叫瓢子头峪，一个叫罗圈崖，一个叫庙峪，总共300多亩荒坡，现在已是绿荫满目、泉水潺潺，不亚于任何一处好景致。在这里，不仅能领略花香鸟语，而且能品鉴一杯泉水甘冽的清茶，更重要的是能结识这样一位垦荒老人，体会他的劳动能量，感受他的豪迈气概，让访客得到心灵上的“补钙”。

村里有一眼深泉，20多米深。过去，此泉每年都会出现干涸，而最近5年却始终水量丰沛，甘冽清澈，没有再干涸过。村民们把功劳记在了开荒植树的王传礼头上。每每谈起，总是流露出满满的钦佩。

村民们说，甭说别的，他的“吃苦”就没法学，崎岖的山坳，即便空手而行都会气喘吁吁，挑上沉重的担子，平常人走不了几步就浑身打颤，口干舌燥，喉咙冒火。可这样的行程，王传礼一天能走十几趟。长年累月下来，原本无路可走的山坳，硬是被他踩出了一条条山路。

其实，村里的2000多亩荒山，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包给了十几户村民，可是直到上世纪90年代，整整十年过去了，山还是照样荒着。农户们虽也栽过几茬树，可因为没有水，树根本不能成活。村民们不愿硬来，因为这无异于“拿鸡蛋碰石头”。

就在村民们植树绝望的时候，一直在镇里干后勤工作的王传礼，花300块钱从一位村民手中承包了瓢头子峪，从此开始了他的垦荒植树之路，也留下了一段段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。王传礼这种“偏向虎山行”的胆识，让村民们刮目相看。

在王传礼看来，以往村民们栽树不活，是因为功夫不够。为此，他苦下功夫，“栽了死、死了栽”，一个树穴，别人栽三两茬就会放弃，而王传礼会一直补栽下去，直至成活。

曾有一棵树，王传礼补栽过18次。而为了这棵树成活，仅这一个树穴，他就挑了50多担水和粪。

为了植树造林，王传礼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上了，生活极为艰苦。2003年，一位姓唐的鞋厂老板偶然看到王传礼垦山植树的故事，深深地被打动了。回去后，他派人送来80双胶鞋。这些胶鞋帮上了大忙，时至今日，已经磨穿了60多双。

如果你来到山上，会看到散落各处的8个藏在山坳里用石片垒成的小石屋，小石屋极具原始部落风格，这是王传礼避风遮雨，中午就餐和放置农具的地方。它们无声地诉说着王传礼披星戴月、不避寒暑、舍身垦荒的一个个艰辛日子。

艰辛是可以计算出来的。以前山上栽树，一般是“就势挖坑”，王传礼为了增加山地涵养能力，硬把山坡整成了大大小小的梯田。在瓢头子峪，他硬啃了7年，有人计算过，仅堰坝他就垒砌了1.2万米，被村民风趣地称为“万米长城”。

1997年，王传礼又承包了罗圈崖和庙峪，又是硬啃4年，将这两片荒芜的山峪栽满了树。现在这三片山峪已经植树10万多株，杨树、柏树、香椿、柿子，还有桃李杏枣、石榴、山楂、樱桃、核桃等，树种不下30个，加上大酸枣、黄花菜、花椒等堰边作物，他的年收入达到了五六万元。更叫人高兴的是，郗家峪2300亩荒山、15个山峪、17家承包农户，在他的影响下，全由原先的“看山”变成了“开山植树”。

王传礼的过人之处，不仅表现在超人的体力上，还在于他有着不凡的智慧。承包庙峪后，王传礼遇到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，他遇到了“山神”。

据说，早年曾有村民在此开荒遭遇祸事，原因是惊动了“山神”。这当然是封建迷信，不足为信，可是当地人却对庙峪开荒心存大忌，从此无人敢想。对此，王传礼以其朴素的智慧破解了这个魔咒，他花一千多块钱，在庙峪盖上了一座小庙，为无处栖身的“山神”安了家，一切忌讳随之破解，他照样在“山神之地”开荒栽树，现在这片山峪已是林木成片、郁郁葱葱。

王传礼有着规律的饮食习惯。他的早餐比较讲究，两个鸡蛋不可或缺，有时还吃蒸包、水饺等，近乎精致和奢侈；而中午饭，四五个馒头雷打不动，尽管有点粗枝大叶，但是能量很足，大有“廉颇老矣尚能饭否”的豪迈气韵；而晚饭，则是蔬菜和稀饭，萝卜白菜，小米粥玉米糊，颇有行云流水、风卷残云的畅快和霸气。村民们认为，这份颇有个性的食谱，也许是他无人能比的原因所在。

想起村民们描述当年王传礼在开出的地上垒起堰坝，专注给小树苗浇水、松土时的话，我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：

“他种树的方式极像母亲孕育孩子：先在荒山上掀走一块块石头，平整好土地，用石头垒起一道道堰坝，再将树种、树苗栽上，然后日复一日地守候在旁边。纤细的树苗在贫瘠的土地里艰难地发芽、长高、结果。树，不是一棵、两棵，而是几万棵；守候的日子不是一天、两天，而是几十年。被人称作只长石头不长草的瓢头子峪，终于在他手下绿了。”

笔至文末，我终于想到一个满意的题目，琢磨出“垦王”这个名号。这个名号罩在王传礼头上还真贴切。

三上黄河口

◆董新有

> “黄河流水日日新。尽管在历史的版图上，它曾多次任性迁途移位，但它的目标和志向始终没有改变，始终向着大海的方向，不惜千折百回。”

一个景区让我产生多次去走走的想法不多，唯有东营黄河入海口例外，我曾三次前往。闲暇时刻，我忍不住想，到底是什么吸引我在短短3年内多次踏上这块新生的土地。

一上黄河口，我领略了自然有始有终的法则。没到东营之前，我的意识里，仅有那里有黄河的概念，至于它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可以说知之甚少。直到2015年，我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，才真正了解了东营这座城市，并被黄河入海的壮观景象深深震撼。万涓归海，长江也要入海，分辨它们只是咸或淡的标准。而黄河入海，不但有咸淡之分，还有皮肤色泽的差异，因为这种差异，绘就了淡水入海的景象和不畏波涛的壮举。而东营，正是黄河入海的产物。作为后现代时期黄河冲积形成的新生带，东营每年接收着黄河一年3万多亩造地速度“生成”的土地，这让东营拥有了建设家园的基础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冲击出来的城市。母亲河的伟大正在于此，世上万事万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，虽然有相互掣肘的一面，但更多的是相辅相生的延续。

二上黄河口，还是2015年。时隔一个月后的秋天，我随东营旅游散文创作采风团，再次走进黄河入海口。秋风迷离，细雨如丝。我站在黄河入海口的盼望塔上，观赏着黄河入海的壮美。眼前如同太极圣图一般的景象，让我浮想万千——水溶入水的撞击，迸发出浪花的欢歌。次第望去，浩浩无垠的大海，在开阔眼界、陶冶心胸的同时，让我略感自己的无为和渺小。大海的大气，让人产生无限的敬意。

身后则是一望无际的芦苇和荻花。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海滩不生草木，芦苇和荻花却能够生长。后来才知道，多半是因为海水的盐碱度超过了草木的耐受力，而黄河倒逼大海让步，为野生芦苇和荻花的生存提供了空间和地盘，让其成为鸟类安身立命的天堂。这是黄河的柔情，也是它的恩赐。

三上黄河口，是在一个天高枫红的时节。我随作家团队奔赴东营，参加2017旅游散文创作高峰论坛。时值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，论坛围绕“文化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灵魂。文化兴国运兴，文化强民族强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，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，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”这一主题，深入探讨文学艺术界如何在“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”方面，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和使命。

思想的碰撞是激烈的。这场深入的探讨，吹响了净化社会空气、为人民创作更多好作品的集结号。文学艺术家是塑造灵魂的工程师，是一个时代民族文化精髓的发掘者，政治导向就是人民需要什么，文学艺术家生产什么产品，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，鼓舞和团结奋发向上的力量。

会后，随作家采风团参观了河口区百万亩渔业示范区。在海边的滩涂上，我看到了一种植物——赤碱蓬（又名黄须菜）。这种草芥植物，比我所知的最顽强海生物种——海带还要顽强。海带自小在盐水里泡大，在海水里茁壮成长，而一出水、一见太阳、一见风，海带就会枯萎。黄须菜则生长在盐多碱多的土地上，每日受着海潮的洗礼，可却能把根深深地扎进盐碱滩涂里，生根、抽芽。这种坚忍和顽强，壮写了生命的赞歌。一种精神，透过空旷的原野，鼓噪着我的心房。

春夏呈现一派绿洲，沿漫长的海岸线浩浩荡荡，宣誓生命的张力；秋天如枫叶般矫情，万里红透，写满大自然的美丽。

在海深养殖场，在乡村文化长廊，处处呈现着欣欣向荣的万千气象。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正如一片盎然春色在大地回荡。

我想放声歌唱，不知黄河大海咋想，能否为我伴奏。让秋风飒爽，望蓝天在上。素描黄河入海，流过心的洪荒。

在右玉看绿

◆李景平

我站在右玉的土地上，我看绿的右玉和右玉的绿。

海海漫漫的绿，激荡着，澎湃着，由远而近，犹如惊涛拍岸，近到眼前来了。

滚滚滔滔的绿，起伏着，延绵着，由近而远，涌浪排空似的，远到天边去了。

在斑斓的中国地图上，右玉，只是一颗沙粒。

北纬39.98度，东经112.47度。这就是中国地图经纬坐标里的山西右玉。

在同一纬度带上，向西展去，是毛乌素沙漠，再向西，是库布齐沙漠；向东而指，则是华北平原。右玉，曾是沙漠与平原间的一捧沙。

在同一经度带上，面北延伸，是和林格丘地，再向北，是内蒙古草原；面南匍匐，则是黄土高原。右玉，曾是丘地与黄塬里的一抔土。

悠远的古代，历史给这片土地堆起两个字：黄沙。

逝去的近代，岁月给这片时空刻出两个字：黄风。

曾经有过繁华贸易，但那是沙原上的贸易；曾经作过军事重镇，但那是风沙里的重镇；曾经经历走西口的远行，但那是沙路上的远行。

而这一切渐渐远去的时候，这片空间里，只剩下了不毛之地，只剩下了黄沙遍地，只剩下了狂风翻卷尘蔽日，只剩下沙暴横空土漫天。

就如清雍正《朔平府志》所记载：“每遇大风，昼晦如夜，人物咫尺不辨，禾苗被拔，房屋多催，牲畜亦伤。”

就如右玉老百姓所形容：“一年一场风，从春刮到冬；白天点油灯，黑夜土堵门；在家一身土，出门不见人。”

一位德国人曾站在右玉的土地上说，这地方，不适宜人类生存；右玉，只能举县徙迁。

然而，右玉没有选择徙迁，也没有选择放弃，而是选择了一场旷世奇绝的再造与改变。

一切改变与再造，起源于一个人。这个人从硝烟与血肉的战争归来，即投入风沙与血汗的战争。这是共和国种植在右玉的第一任县委书记。他在风沙里走出了一个坚实的理念：“人要在右玉生存，树就要在右玉扎根。”“右玉要想富，就得风沙住。要想风沙住，就得多栽树。要想家家富，每人十棵树。每人十棵树，走上幸福路。”之后，这个理念成为右玉人秉持半世纪乃至跨世纪的绿色执念。

就是这个人，一把铁锹插破了苍头河的黄沙土，右玉于是挺起人力栽植的第一棵树，第一缕林，第一波绿。所有的人扑入了这场拯救生存的战争。武器，一把铁锹。敌人，无边风沙。树栽了过去，土，绿了；再年的风刮了过来，地，黄了。绿了黄，黄了绿。栽了死，死了栽。风沙里，挣扎起了艰难的绿色。

当然，不只是树的挣扎，树的挣扎里，是人的苦斗，甚至牺牲。在这片土地上，树就是人，人就是树，树和人一样珍贵。有那么多感人的细节：一个人，在寒夜降温的时候，脱下自己的外衣给树苗盖被，结果，突患高烧而昏倒在工地，倒下去，就没能再醒来。一个人，在暴雨袭击的时候，扑出去救护被电杆压倒的松树，结果，自己又被滚落的电杆砸倒，树被吐出的血染红，他最后的遗言竟是：请把我埋葬在树底。

也许，最典型的细节，就是右玉人心里生死相依的那把铁锹了。这把铁锹，是历史的细节，时代的细节，也是情感的细节，心灵的细节。一位栽树人累极而长眠，送葬时，他的媳妇给他糊了个纸铁锹要放进棺材，村民们哗啦啦跪了一地，说：“不要给他带这铁锹吧，不能再让他劳累了！”他媳妇却说：“他一辈子没个惦记的，就惦记个铁锹啊！”这位逝者，是村里的支部书记。

一把闪耀着右玉人灵魂和感情的铁锹，却也是右玉人出神入化的神来之笔。一把铁锹，唤右玉20任县委书记举起铁锹；20把铁锹，唤右玉10万举起铁锹；而右玉人的10万铁锹，换来的，是亿万棵树在一个曾经黄沙横空的贫瘠版图上，铺满了绿色。

也曾有人想放下铁锹而开挖煤炭，毕竟，地下蕴藏34亿吨煤炭，挖出乌金就是钱；但被县委书记挡住了：“绿色不进，风沙就进，耽误植树，就是罪人！”

也曾有人想丢掉铁锹而开伐木材，毕竟，地上森林已达150万亩，压出板材就是财；但也被县委书记顶住了：“在右玉，植树是第一大事，谁也不能打树的主意！”

贫瘠和贫困，并没有让右玉人背叛铁锹，丢弃铁锹。在这铁锹的背后，不变的，是铁一样坚硬或比铁坚硬的理念，改变的，是沙洲绿了。

就这样，一把铁锹，一个理念，一方硬汉，硬是10年，20年，50年，栽种了70年！70年前，森林覆盖率不足0.3%，70年后，森林覆盖率已达54%。70年前，土地沙化高达90%，70年后，沙化土地减少90%。据测算，如按每米一棵的距离排列，右玉人栽种的一亿棵树，可以绕赤道两圈半。这70年的栽树，灰色的荒凉终于湮灭于绿色的辉煌。

一个曾经的穷山恶水的地方，已经成为了青山绿水的地方。一个曾被称为“不适宜人类生存”的地方，已经成为联合国授予的“人类最宜居生态”的地方。

我看到，在右玉的森林高地上，矗立着一幢高耸入云的植树纪念碑。那是树形的植树纪念碑，也是锹形的植树纪念碑，又是人形的植树纪念碑。

纪念碑刻满了植树英雄的名字，却没刻一位县委书记的名字。但右玉人没有忘记，人们自发竖起了另一块纪念碑，碑上刻满了他们的县委书记的名字。

这两幢纪念碑，直指蓝天，直指远方。

远方，黄土高原绿了，华北平原绿了。

远方的远方，毛乌素沙漠绿了，库布齐沙漠绿了。

满卷书香

云在青天水在瓶

——读何婉玲《山野的日常》

著者：何婉玲
出版社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出版时间：2018年12月

◆吕峰

“我有一所房子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”海子想拥有的这所房子，是他心中的净土，亦是他精神的高地，就像瓦尔登湖之于梭罗一般。对于何婉玲来说，她的净土是一处山野，虽然寻常，却意义非凡。在这处山野，可观花草，可看流云，可听鸟声，可晒太阳，可享野味，可读闲书，生活舒坦惬意。

人与植物有着一种本能的亲近，或者说每认识一种植物，就像是结识了一位新朋。“繁花浅草入梦来”，那些古来存之的花花草草，都有一个美丽动听的名字，如“红蓼、青葙、剪秋萝、冻绿、半夏、深山含笑、结香、苍术、北芸香……”读来，如读词牌，如诵曲调。对于那些花草，何婉玲情深意浓，写下了《洗澡花和晚饭花》《埋在春天的梅花香》等。如她写洗澡花，“像站在门口的外婆来呼唤家人的喇叭，一日又将过去，家人缓缓归，瓮中有余粮，吃了饭，洗了澡，夜里花在香，岁岁平安，炊烟袅袅，世事无恙。”

在山野，有诸多土生土长的吃食，它们带有自然的芳香气息。食之，野味充盈在舌尖，传递着一种最朴素的生活。在《居有竹，食有肉》《那山，那水，那盘螺蛳》等文章中，均弥漫着山野的气息和人间的烟火味道。如她写水晶糕，“无论夏天、冬天，我都特别喜欢。冰凉凉一小碗，薄荷味，通透，有嚼劲，微微甜，清清爽爽，食之甘美，都是小时候的记忆。”再如她写笋，“去壳，切成滚刀块，与红白相间的咸肉一起炖，加姜片、料酒，大火开，小火炖，炖着炖着，汤汁乳白，鲜咸鲜咸，满室春天的浓香。”

清人朱锡绶在《幽梦续影》中说：“静一分，慧一分。”对于何婉玲来说，在山野的日子，每一天、每一刻都是读书的好时节。试想一下，在阳光里，在树荫下，在溪流畔，手捧一本书，安然静读，何等的悠闲与自在，何等的至美与愉悦。读累了，则可品读大自然这本大书，“读之草木，读之凉风，读之远人村，读之墟里烟，好鸟枝头、落花水面，处处都是好文章。”闲读之余，她随手记下了天气的阴晴，果腹的食物，心情的起伏，鸟儿的来去，山野的云淡风轻，正是因为这些闲情，才有了这本书的诞生。

在何婉玲的笔下，洗衣、做饭、上屋梁等日常生活都充满了诗意和情趣，“在这里，早起早睡，放慢步调，听虫鸣鸟叫，看日出日落，可以找到另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闲淡的、安宁的、像一株野黄花菜般自然舒展的生活方式。”我想，每个读到此书的人，都会情不自禁地想与她一起去采茶、去摘野果、去溪涧洗衣，就像她在《泡在茶水里的日子》中写的那样，“清汗一出，便觉宇宙之苍穹，山可以饮，水可以饮，风可以饮，万物皆可饮……”

“青山元不动，白云自去来。”品读何婉玲在山野的种种日常，我学会了膜拜天地、顶礼山川，我懂得了万事随缘皆有味，我触摸到了生活的门楣和腰肢。无论生活如何烦杂，只要有一颗“闲”心，就能够感悟自然之慢，领略尘世之美。